

从“四二五”和平上访到全民反迫害

“十四年，他们忍受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痛楚，他们没有放弃信仰；十四年，他们生活在随时被抓捕、被酷刑、被劳教、被判刑的恐惧之中，他们没有放弃希望；十四年，他们面对着被蒙蔽人群的不解和冷漠，他们没有怨恨；十四年，他们被抄家、被抢劫、被欺凌，他们没有选择暴力抗争。你也许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在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和我们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的一位律师在博客中的话。这位律师所指的这个信仰团体就是法轮功。

十四年前的四月二十五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在面对不公和打压时，采取和平、理智的方式——上访，向政府和民众讲真相并争取基本的信仰权利。从那一天开始，十四年里，伴随着江罗刘周中共集团的全面打压，法轮功学员对信仰的坚守和用讲真相的方式和



图片说明：秩序井然的“四二五”上访民众

平理智地反迫害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十四年中，法轮功问题成了一个试金石，考验着每个个体、组织甚至各国政府的道义与良知。而被考验者也因为自己对真善忍信仰的态度，摆放着自己良知的位置。

今天，我们看到，在法轮功学员长期坚持不懈的讲真相的过程中，大量民众走出了谎言与恐惧。一旦明白真相，全民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势即锐不可挡；近

期，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五千六百多位民众签名要求当局立即释放法轮功学员崔爱军；在黑龙江佳木斯，有一千零五位民众摁红手印要求当局释放法轮功学员林泽华、张普贺。

在当今中国，司法系统成了中共打压法轮功的工具，造成冤狱丛生。律师一旦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也将面临迫害。但是，即使这样，越来越多的明白了真相的律师被法轮功学员十四年坚持信仰、和平反迫害精

神震撼，仍不断地走出来为法轮功学员申冤。

十四年来，明白了真相、良知尚存的各级中共官员也纷纷选择抛弃对中共的幻想，他们中一些人选择投奔自由民主的国家，并公开声明退党、将真相公诸于世，如前沈阳公安局副局长和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澳大利亚前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政治领事、一等秘书陈用林；天津“六一零”办公室（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的官员郝凤君。

而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十四年中所犯下的反人类罪，已经决定了这个邪恶政党的劫数。

十四年前，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上访时，让人们看到了这个信仰团体的理性、和平和高度的自律。这个信仰群体心中对真善忍的追求，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重拾古老的道德、坚守良善，才能得到神佛的护佑，并走向美好的未来。（文／钟延）◇

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纪念“四二五”

（明慧网海外通讯员综合报道）十四年前的“四二五”，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原本是一个推动人类更美好的事件，却被一个中共政权借口利用。它们极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向国家反映真实情况说成是“闹事”，把和平理性的上访说成是“围攻”。

十四年来，海内外法轮功学员通过各种方式向人们讲真相，制止中共迫害。正如一位法轮功学员说道：“法轮功学员对中共迫害的和平抗争不只是为了自己，实质上是在为更多的人，因为中共邪党的本质决定了它对无辜百姓的迫害会延伸到其他民众和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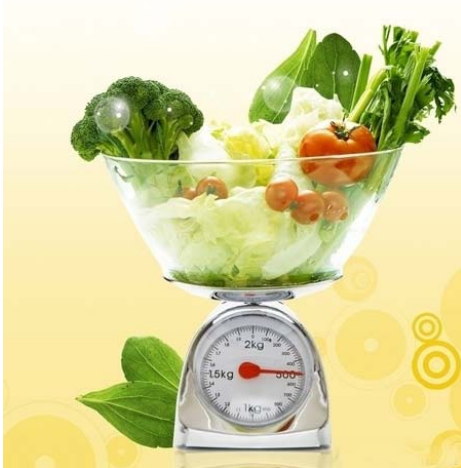
图片说明（依序）：纪念“四·二五”，丹麦法轮功学员街头传播真相；台湾高雄景点大陆游客驻足了解真相；新加坡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传真相。



【明慧网】我是卖菜的，冬春两季以卖菜为生，夏秋两季改卖水果。每天早起晚归的，进果菜时蹬车去批发市场，往返三十里路，非常辛苦。没修炼法轮功前，我总是着急：上货晚了着急、上了货赶上堵车了着急、回来误点了着急、卖不出去赔了钱就更着急。赶上顺利的时候，挣钱多点就精神十足、没卖出去或赔本了就垂头丧气。缺斤短两也是经常的事。自己那颗常人为私的利益之心飘来动去，为了蝇头小利跟人家争来斗去，不仅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

自从修炼后，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稀里糊涂地做人了，要严格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把以前九两五当作一斤的秤换成准斤足两的了。有的人说我：“你换成足斤秤，这秤一高，你不就亏了么？”我说：“没关系，心不亏就行了。”因为以前用九两五的秤老习惯于给高秤，现在用足斤秤给高秤，一连几天都挣不到钱，有时候连本都赚

换成足斤秤以后



不回来。有的很不错的老顾客告诉我说：“你以前虽然给高秤，可回去一称正好够数。现在你卖的菜，每次我都回去称一称，都多一两二两的。其实你给够分量，大家就会买你的菜。可你老是多给，这样下去，你不但不挣钱还得赔钱。”我说是啊，都好几天没挣到钱了。虽然没有挣到钱，但是到我这儿来买菜的人特别多，都排

队，我都忙不过来，而去别的摊位的人却很少。尤其是在我两边摊位的卖菜人都看着我，很生气的样子，他们半天也卖不出去一份菜。收摊时，还有几个人当面指责我说：“你算什么东西？会做买卖么？你把价钱降得这么低，又多给人家份量，你这不是砸大伙的买卖吗？要不是看在你平时对我好的份上，早就把你的摊砸了！”

我寻思，怎么做好人这么难？

晚上回来读《转法轮》时，明白了。我悟到，我是走了极端，不但自己赔了钱，还影响了同行的生意、无意中伤害了别人。我应该把心摆正，公平待客，公平交易。为了不影响同行的生意，每次我都批发好一点的菜。其实在批发市场上，每斤只多花五分钱就能购进比较好的菜，卖时可多卖一角钱，一分价钱一分货嘛。当我把握好尺度，价钱合理，秤准量足，不但没有影响生意，反而越做越火，同行再也没说过我的不是。◇

年轻女孩变苗条的秘方

【明慧网】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姑娘，今年 21 岁，现在国外读书。今年过年回到家乡时，家里人都说我身材变苗条了，尤其是我小婶婶很想知道我变瘦的秘方，因为我前几年很胖，没有女性的优雅曲线，尤其是双腿粗的简直没希望变细了，用了很多办法都无济于事，常常很苦恼。现在我为这奇迹感到愉悦和幸福。那么，是什么秘笈使我身材发生这种意想不到的变化呢？

我在国内上中学时，不来例假了，我妈妈一直认为是因少女时期，激素分泌不稳定而致，再大点自然会正常，就没引起重视。直到我上了高一，女生们说悄悄话，我才猛醒。回家告诉妈妈我都将近两年没来例假了，这不正常，这时妈妈才高度重视起来，带我去就医。

此时我已将近 18 岁。经专家诊断为继发性闭经，医生说就诊晚了。医生解释多半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引起，同时此病引起激素分泌异常而导致肥胖。然后按照医嘱服药，前两个

月很有效，当继续服第三个月时疾病就不听使唤了。我苦恼极了，很悲观。

过了一段时间，我没信心服任何药了。后来，我妈妈因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就劝我炼法轮功，我非常排斥。后来妈妈想尽各种办法让我修炼法轮功，我就是不信。

第二年，也就是我 19 岁时的一个春天，妈妈和其他炼法轮功的哥哥、姐姐想了个巧妙的办法使我这个固执的人终于走入修炼法轮功的行列。我看到他们个个眼睛都那么亮，其中有一位年轻阿姨，过去我从没觉得她漂亮，怎么现在看她那么漂亮！他们每个人表现出的那种善是我在一般人中从来都不曾看到过的，我看到他们坐在一起时的气氛表现得非常祥和（我妈妈都感到惊讶我怎么会用“祥和”这个词）。我向其中一位男士提出一些问题，他非常耐心地回答。从此，我不再排斥，我开始捧起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读起来。也开始与我妈妈一起炼功，在炼的时候感到双膝关节发热，关节腔



里热乎乎的，妈妈说这是好事，在给我调理（因那时膝关节有病怕冷，扎火针、用中药熏洗都无效）。半个月后奇迹便出现了，来例假了，之后一直正常。当年我就出国读书了，也找到了法轮功炼功点（国外是自由公开的）。一年以后身形由原来不正常的肥胖逐渐变得苗条了，腰腹和双腿明显变细了，全身很匀称。（文／来自大陆的留学生）◇

大连王海英回忆在马三家教养院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九日】我叫王海英，二零零零年十月被绑架到大连劳教所，在那里遭受暴力“转化”迫害：殴打、关小号、体罚等等非人折磨。当时是马三家劳教所先后派几十人，到大连劳教所一同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马三家劳教所恶警苏境曾经到全国各地做报告，传授她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经验。各地劳教所也到马三家“学习”迫害经验。如北京劳教所去马三家劳教所“学习”的同时，也把北京法轮功学员转到马三家劳教所迫害，“转化”后押回北京，利用他们再去“转化”别人。马三家劳教所就是这样向全国输送罪恶。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九日，大连劳教所因我拒绝写“三书”，将我转到马三家继续迫害，期间我遭受、目睹及耳闻了那里的罪恶：

体罚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九日，我们十一位大法弟子被推上一辆大客车，分别被铐在椅子上，两个恶警看守一人，把我们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

到马三家的第一天，恶警秋萍就拽着我到她的分队，找两个犯人做夹控，继续逼我写“三书”，我不写，就叫她们折磨我，包括殴打、抠眼睛、强行剪头发，她们拿着剪子恶狠狠的样子，就差剪子尖穿进我的脑袋。还不写，就罚站、罚蹲，每天至凌晨。

一次晚上，恶警苏境来视察，问：“反省的怎么样？”恶警王乃民说：“不写，帮帮她开开窍。”于是一个法轮功学员被带走，接着就听到她的惨叫声。我因为困一头扎在地上，水泥地“啮”的一声响，坐在我旁边的恶警还骂我。后来还每天罚我坐小板凳、面壁，长达半年之久。

强迫奴役

后来我们被强迫到田里做奴工。夏天烈日下到稻田里拔草，水深没膝，恶警在岸边躺在沙发上，“四

防”犯人在下边吆喝着：“快，别直腰。”我们被累的、晒的满头大汗也不许休息。

扒苞米时，苞米地一望无边，一人一排，不许落后；还有拔大蒜、挖树坑，每人每天分的树坑必须挖完。野外的劳役风吹日晒，中午不许回去休息。

有时在室内做奴工产品，如做月饼盒及手工品，如扭枝条、花环等，据说都是出口的。

后来劳教所盖了二层楼缝纫车间，搞服装厂，加工各种服装，以军大衣为主，楼下还有弹棉车间。那里，冬天没有暖气，四面透风，手脚都冻伤了，每天还得完成大批工作量，加班到深夜十二点，完不成就会被殴打、体罚，普教就威逼拿钱，如果拒绝劳役就被上刑。

强迫灌食

我家来人接见，不许我见，理由是不写“三书”。我绝食抗议，被恶警唆使五个人强行按在床上野蛮灌食。后来威胁我如果再不吃饭就绑在床上食管不拿出来。

凌源法轮功学员杜淑花插着管不许拿下来，还把她领到学员面前羞辱，说“像不像猪”。

目睹“焦点访谈”造假

二零零一年九月左右“焦点访谈”来人录像，让秋萍和几个被“转化”的学员表演一番，作为新闻在全国播放。当时我就在对面的房间，对这场假采访看得清清楚楚。

“攻坚”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末，辽宁恶党当局组织所谓的“帮教团”近二十多人，来到马三家搞“攻坚”迫害。他们中有四分之三是男的，个头粗壮，半个多月的时间里，黑天白夜的把法轮功学员挨个轮番的叫出去迫害。那时马三家非法关押着将近千名法轮功学员。

记得在一个恐怖的夜晚，恶警张磊把我带到一个小楼里，首先是穿白大褂的人给我量血压，然后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桌子横在一个

墙角里让我坐那，四个男警察每两小时换一个人轮流审我、威胁我，并拿出一打纸，叫我签字，这回是“五书”。我听见隔壁房间传来惨叫声，我知道是大法弟子在遭难，从晚上六点直到第二天早晨六点。

第二天，恶警张磊把我单独关在一房间里，整整六天六夜不让我上床，不让我洗漱，不让我下楼吃饭，不许我合眼，两个人看守我，二十四小时轮流换岗，只要我一合眼，恶徒们就叫骂、推搡……这样折磨我长达六天六宿。

迫害更甚

二零零七年，我再次被劫持到马三家迫害。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日，恶警将我和其他三名大法弟子封闭在一个牢房里，窗子用报纸糊上，四个警察轮流换班，二十四小时看守，强迫劳动长达四个月。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我拒绝报数，被恶警李明玉上刑六个小时，至今左臂仍酸麻。

法轮功学员张国珍、卢琳、王春英、赵淑琴、齐振红等都被上刑，齐振红上刑后精神失常；还有一个大法弟子（想不起她的名字）被上刑七天七夜，两臂抬不起来、手全是肿的，这样恶警还强迫她劳动，后来她的胳膊被恶警张春光打断。

强行抽血

二零零九年一天，几个穿白大褂的人来到马三家，当时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约四百名法轮功学员都被强迫抽血，不抽不行，法轮功学员王春英坚决不抽，被恶警王艳萍等七人按在床上，用枕头捂住头从脚脖子上抽了一大管血。

被迫害致失忆

我于二零一零年二月结束冤狱，由于长期遭受马三家精神、肉体折磨，回家后我一度呈失忆状态，自己买的洗衣机不会用了，厨房的油盐酱醋分别不清……

以上所揭露的马三家的罪恶，也只是我能回忆起的冰山一角，还有许多，我要回忆起来继续曝光。

“江猪”、禽流感 与 “搞政治”

【明慧网】前一段时间，有一万多只死猪顺黄浦江直下，严重危及上海人的饮水安全。这时候，中共政府的御用专家出来说话了：一万多只猪在黄浦江就像游泳池里出现几只苍蝇，看着恶心，但是没有危险。

这时如果您信了政府的，没有在意，继续打开水龙头喝排骨汤，那您显然没有搞政治；如果您不信政府和专家说的，自己去买纯净水，这时您的思想中已经存在质疑政府的苗头了，属于思想危险分子，只是还没有行动而已；如果您对政府的不作为极为愤怒，指责政府渎职，您已经开始搞政治了；进而，如果您听信了一位诗人的建议到黄浦江边散步，表达不满，那您不仅仅是参与了政治，而且是涉嫌“非法集会”，随时可能被抓捕。

您肯定会说，我不想参与政治，我只想喝干净的水，过安全的生活。可是，要求政府如何管理，这就是政治，您只要对社会公众事务发表意见，就是在搞政治。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政治者，众人之事也。

“江猪”之后，禽流感来了，死亡率很高，超过当年的 SARS（国内



叫作“非典”）。上海市政府不紧不慢地每天增加两三例的报告，湖北一个老人肺炎死亡，家属要求做禽流感检测，被拒绝了。

那么，禽流感与死猪有没有关系，猪肉能不能吃，禽流感怎么来的，政府有没有像非典时一样掩盖疫情，您这又是政治了，因为这些问题直接牵扯到政府和中共各职能部门的职责，是不是在草菅人命。

当年“非典”来袭的时候，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信誓旦旦地保证：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工作、生

活、旅游都是安全的。这时，如果您有在医疗机构的朋友私下告诉您非典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政府部门公开的，那么他就是“传播危害公众安全的信息”。可是他仅仅是为了您的生命安全啊！

到底政治要为我们的生命负责，还是我们要用生命对政治负责呢？

在中共控制中国的六十多年中，政治成了一个让人谈之色变的怪物，不关心政治是思想落后，参与政治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了政治可以掩盖 SARS 疫情，为了政治可以让孩子们多喝一个月的毒奶粉，为了政治可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高价卖钱，为了政治把劳教所变成人间地狱。

中共邪党的政治残害了中华民族八千万条生命，将辉煌的五千年文明毁于一旦，如今中共治下的中国礼崩乐坏、十恶俱全，自然环境尽毁，人心沦丧！对于这样的政治当然要反对，而且必须从人类文明中驱除。◇

地瓜当土豆 造假“新闻”成笑柄

【明慧网】1999 年 7 月 20 日江泽民集团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各地诬蔑宣传也纷纷跟上。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宝力镇尹家村 7 组的村民张殿国（音），曾炼过法轮功，因害怕当地不法人员的迫害，在 1999 年 11 月中旬违心答应配合辽宁电视台、铁岭电视台和当地县、镇、村的恶人进行造假宣传。

造假内容大致如下，说张殿国“练功后不务正业，种地荒了也不管，家庭贫困。经当地政府教育转化，决心今后不练了。当地政府帮他发家致富，培育玉米种，栽土豆，养猪，养鸡……”

当时电视台记者在他家录像，张殿国手里拿着一大白地瓜当成土豆（因当时没大土豆），用以说明当地政府怎么帮助培植出了“大土豆”。记者又到前院于永生家，拍摄养猪现场，到村长家拍摄养鸡现场。当时围观群众不知怎么回事，不久在辽宁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养猪、养鸡现场都说成是张殿国家的，说是

他不练功后的“巨变”。

此事在当地老百姓中引起轰动，成为笑柄，都说：“今后咱可别相信电视了。”

其实，中共媒体说法轮功叫人“自杀”、“杀人”、“不让吃药”死了 1400 人，那些报道也都是造假的栽赃。看遍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没有一句“不准学员吃药”的话。而法轮功书籍中更明确指出禁止杀生和自杀，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中共残酷地迫害向民众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因为它最害怕自己的谎言被揭穿。◇



悠悠古风——

比命还重要的

孔子的弟子子贡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回答：“让百姓有足够的粮食，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取信于民。”子贡说：“迫不得已要去掉一条，先去哪条？”

“军队。”

“那还要去掉一条呢？”

“去食，没有粮食一定死，死对谁都免不了；没有诚信，怎么自立起来呢？所以，宁死也不要失信于民。”可见，古人眼里，诚信比命还重要，信义是立身之本。这和孟子的“舍生取义”是多么地一脉相承。

因“信”而忠孝节义，华夏五千年历史演绎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悲壮故事。那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本啊！◇